

康熙明道及其後

清聖祖康熙，諱玄燁(1654-1722)，是愛新覺羅王朝，繼順治入關以後的皇帝。八歲登基，在位 61 年，為中國有史以來最長久的統治者。他神武英明，睿智仁慈，好學勤政，創清初康，雍，乾盛世的始基。

他漢族文學造詣甚高，也願學習西方文化。承明代知識分子餘緒，結識在京傳教士湯若望(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, 1591 -1666)南懷仁(Ferdinand Verbiest, 1623 -1688)等人，深有交往，從他們學習代數，幾何，天文。

康熙景慕基督福音，對於十字架的救贖，感動尤深。

他的對聯佳作，表明其對真神無保留的崇敬—

全能全知全美善
至公至義至仁慈

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
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

康熙對世事與生命的認識，明澈而正確，無愧是睿智的明君—

天上寶日月星辰	地上寶五穀金銀
國需寶正直忠臣	家需寶孝子賢孫
黃金白玉非為寶	祇有生命一世間
百歲三萬六千日	若無生命最可憐
來時糊塗去時亡	空度人間夢一場
口中吃盡百和味	身上穿成朝服衣
五湖四海為上客	如何落在帝王家
世間最大為生死	白玉黃金也枉然
淡飯清粥充一飢	錦衣那着幾千年
天門久為初人閉	福路全憑聖子通
我願接受神聖子	兒子名分得永生

康熙也像今人，作出“決志”，不過並非“心裏相信口裏承認”的公開認信表示；而似是全由於自然啓示，因為“福路”，是那條“又新又活的路”，是經由聖子流血救贖，才“為我們”開的。(來一0:20)人蒙恩得救，不能靠自己，惟獨信賴基督，才可“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”(來二:10)。帝王和平民一樣，須由聖靈的感動，進入救恩的窄門，絕不是僅憑情感或理性的事。流傳後世傳誦最廣的，是御作七言律詩三首—

妙道玄玄何處尋 在茲帝監意森森
群生蒙昧迷歧徑 世教衰微啟福音
自古昭昭臨下土 由來赫赫顯人心
而今基督恩光照 我也潛潛淚滿襟

功成十架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
身列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兩番雞
五千鞭撻寸膚裂 六尺懸垂二盜齊
慘慟八垓驚九品 七言一畢萬靈啼

森森萬象眼輪中 須識原來是化工
體一何終而何始 位三非寂亦非空
地堂久為初人閉 天路新憑聖子通
除卻異端無忌憚 真儒若個不欽崇

這三首七律，無須多作解說；而以中間的數字詩，工巧罕有匹比。

本詩僅五十六字，平仄有格律，敘述基督受難，把十六個有關數目的字，嵌入其中並加插長度一分，寸，尺，丈，頗費精力，也可具見其真誠；隱喻基督的完全，合於完人的標準。

“功成十架血成溪，百丈恩流分自西。”明顯耶穌十字架的泉源，寶血流下，最後“成了！”從西方，傳至東方，華人得這百丈深恩。

“身列四衙半夜路，徒方三背兩番雞。”耶穌被捉拿後，深夜被押到大祭司私邸(路二二:54)，非法勉充衙門；再押送到非法夜間召集的大公會(二二:66)，正式辦公地址是在聖殿；再自稱“猶太人的王”一謀叛的政治罪名，移被送到巡撫彼拉多衙門(二三:1)；彼拉多審問耶穌，宣告祂無罪，但知祂是加利利人，就把祂推卸給掌管加利利的希律王官邸(二三:7)；耶穌不以希律是正當對象，拒絕作答，再被解返彼拉多。(二三:8-12)實則只有經一個衙門，四度審訊。康熙不察，或者是為了湊其“四”字數，而合併稱作“四衙”。

如此，接下來是彼得的三次不認主，即“徒方三背”，雞已報曉二番。(可一四:66-72)

“五千鞭撻寸膚裂，六尺懸垂二盜齊。”耶穌受盡羞辱凌虐，挨鞭打沒有記錄，但不可能數達五千，不僅皮開肉綻，連時間與人道也兩不允許。最後，道成肉身的六尺之軀，與兩匪徒同遭酷刑。

“慘慟八垓驚九品，七言一畢萬靈啼。”垓，代表一億之衆；“九品”不可誤意為忽然插敘九品官員，是指衆庶品類。七言，即是“十架七言”最後的話。

可惜，以康熙之聖明，他也不免像天主教人士的傳統，在“敬拜”(adoration)與“欽崇”之間(admiration)，缺乏界分；因此他只能同情基督的仁愛，甚至“潛潛淚滿襟”，未至重生，流悔改的淚，成爲歸主敬拜的起首。這也是今天許多信徒，所不能弄清楚的。

無論如何，1692年，敕令允許在境內傳教，不禁宣教士出入宮廷。因此，也間接涉入爭議。不過，在某些問題上，存在文化的隔閡。在祭拜祖先的事上，應否視爲文化差異，或信仰的依違，宣教士之間，也存在不同的意見，難以妥協，影響教廷的決斷。

梵蒂岡忘記了，或不曾認識，昔日的“卡諾莎”(1077年)方式，已經遠去了，而且不能施行於遠方的泱泱大國，如何能夠行得通！

最後結果，是鬧到雙方決裂，受傷的自然是宣教事工。

1720年，晚年的皇帝，認定教廷是翻雲覆雨，以在歐洲奴視小國的態度，想君臨中華！失望的御批：“以後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，禁止可也，免得多事”。是為清廷禁教反教之始，遠在鴉片戰爭之前。

康熙在位六十一年而崩逝。廟諱“聖祖”，非盡虛譽。他的勤學勤政，修德治民，真值得欽佩。以異族而君臨華夏，論他的詩文造詣，竟然是居歷代君王之上，更不說俯視前明諸帝，根本得慚愧，無地自容。真該說，“明若不亡，是天不明”！

他兒子雍正繼位，勤政而嚴厲，勞累過度，以致在位僅十三年而崩。

乾隆“弘曆”是康熙鍾愛的孫子，也是大清帝國文治武功的極峰。由於孝道觀念，不願統治期間逾越祖父的紀錄，六十年即遜位，居太上皇頤養，又過四年才壽終。他也繼承了大清帝國反基督教的傳統，持續下去。

不幸，後人更因鴉片的毒害，列強堅船利兵的侵凌，至今對於基督教有複雜的情結。糾纏錯綜，誰尸其咎？實在難以判定，但神有祂自己的時候。是禱是祝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